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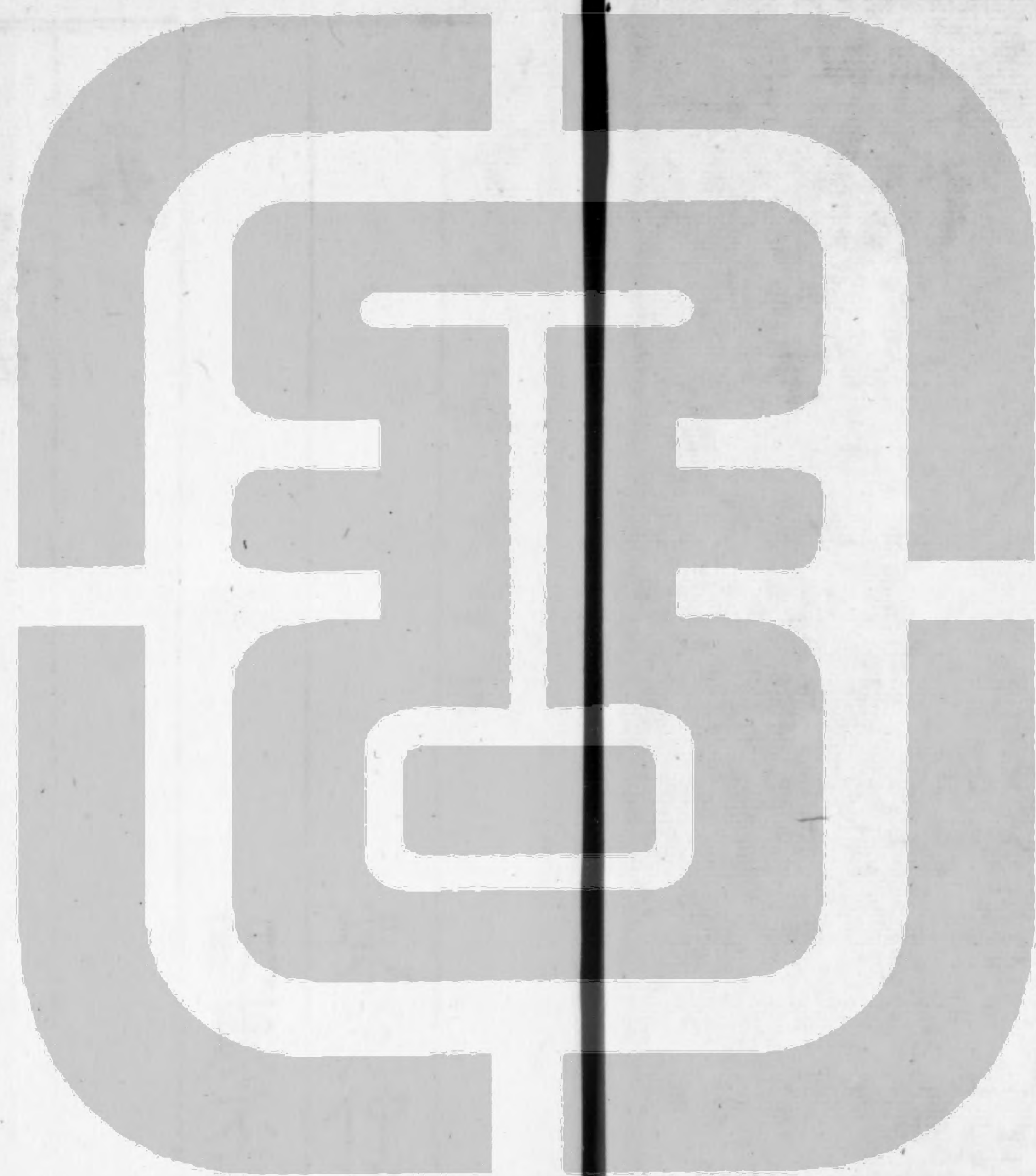




范

米

三



范米三



范文正公集卷之六

宋范仲淹希文 著

明康丕揚士遇 校

義

易義

乾上乾下内外中正聖人之德位乎天之時也德  
内也位外也九二君之德九五君之位成德于其  
内充位于其外聖人之德居乎誠而不遷有時舍  
之義故曰見龍在田德昭于中故曰利見大人天



下文明君德也聖人之位行乎道而不息有時乘  
之義故曰飛龍在天位正於上故曰利見大人乃

位乎天德於是乎位矣或者泥於立位之序止以  
五為君曾不思始畫八卦三陽為乾君之象也豈  
侯於五乎三陰為坤臣之象也豈侯於四乎震為  
長子豈侯重其卦而始見於長子乎明夫乾君之  
象既重其卦則有內外之分九二居乎內德也九  
五居乎外位也餘爻則從其進退安危之會而言  
之非必自下而上次而成之也如卦言六龍而九  
三不言龍而言君子蓋龍無乘剛之義則以君子  
言之隨義而發非必執六龍之象也故曰易無體



而聖人之言豈疑滯於斯乎

咸陰進而陽降兌陰卦 艮陽卦上下交感之時也與泰卦

近焉泰卦天地交而萬物通咸 卦天地感而萬物化生然則泰卦三陰進

于上三陽降于下極於交而泰矣故曰萬物通咸

卦陰進而未盡達也陽降而未盡下也下卦猶有二陰上卦

猶有二陽感而未至於泰矣故曰萬物生而猶未通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感之無窮而能至乎

泰者也感而不至其道乃消故至騰口薄可知也

恒陽動陰順剛上柔下震陽也剛動于上 巽陰也柔順于下上下各

得其常之時也天尊地卑道之常矣君處上臣處

下理之常矣上陽卦天與君之道也 下陰卦地與臣之道也男在外女在

內義之常矣震為長男 巽為長女天地君臣男女各得其正

常莫大焉諸卦多以有應為吉此卦六爻皆應而

爻無元吉者何也夫吉於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

常者上下各得其所之時矣故以剛柔皆應為常

而不以獲應為吉是以士之常也在於已不在於

人諸侯之常也在於政不在於鄰天子之常也在

於道不在於權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堯舜為仁終身而已矣其知常也哉

遯陰進陽退二陰進之於內四陽退之於外柔佞入而剛正出君

子遯去之時也夫柔勝於剛則小人制君子矣辱

可逃乎柔未勝剛則君子辱可遠也未見制於小

人焉此卦二陰而四陽柔未勝剛小人始浸而長

也君子知吉之先辨禍之萌思遠其時也可不遯

乎故遯之為義尚乎遠也是以最在內者有遯尾

之危最在外者有肥遯之利子曰知幾其神始可

與言遯也已矣

大壯剛以震而陰摧內剛外震二陰剝焉君子威而小人黜

政令剛嚴之時也陽於陰為大也陽進陰退大者

壯而小者喪矣夫雷在天上萬物以震威行天下

萬邦以恐天地之壯見乎雷聖人之壯見乎威壯

而不節於天下暴矣壯其喪矣是以君子非禮弗

履以保其壯也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體剛而處

巽乃復獲乎貞吉餘爻皆不克全其壯也已

晉順而上行奉于文明坤順也離明也君子嘉遇顯進之

時也夫上無文明賢斯遁矣今文明麗于上君子



可不進乎其進也柔順內融內卦坤也有柔順之義則上不

拒其逼矣故曰晝日三接也英華外著外卦文明有英華之

德則眾不疑其行矣故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蓋明

出地上如日之升君子當其象也豈復昧哉其伊

尹之時歟

明夷陰上明下其義病矣火入地中其光翕矣蔽

賢傷善之時也夫文明在上則賢者遂進文明在

下則善人用傷其商之末世耶君子用晦然後免

於其難然則文王其不用晦乎何以嘗幽之耶文

王蓋有國焉德加於人晦之難也故以文明入于

難終以柔順而出矣箕子雖無政焉而最近於闇

故自辱其身以晦其道然後乃免故文明在下難

哉聖賢其猶病諸變斯時者惟九三乎得其大首

其湯武之事歟

家人陽正於外謂五也陰正於內其二也陰陽正而男

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時也明乎其內禮則著焉內卦

也明順乎其外孝悌形焉外卦禮則著而家道正孝悌形而家道成成必正也正必成也聖人將成其

也



國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後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後孝悌大興焉何不定之有故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然則正家者貴閑其初也故初九有悔閑得其道乃首得悔亡至于九五王假有家則天下化成故勿悔而吉也

睽火炎澤潤其性不同炎從上潤從下其道違而不接物情睽異之時也陰陽不接而天地睽日月不接而晝夜睽禮義不接而男女睽君臣不接而上下睽情類不接而萬物睽夫然則天地萬物之

理從何而亨乎故睽之時義不可久也必變而通

之合睽以成其化天地睽也而陰陽合焉

其體睽其義合

晝夜睽也而日月交焉男女睽也而禮義成焉上

下睽也而君臣會焉萬物睽也而情類聚焉夫未

合之時體乖志疑動虞蹇難求援而濟者也故其

爻皆以有援免至于上九睽極而通則說孤遇雨

群疑亡也

蹇止於險中險難在前未可進之時也觀其名與

屯卦近焉

屯亦難也

然則屯已動乎險中難可圖也蹇



猶止乎險中難未可犯也惟二為王臣得位君在

險中而與已應始可匪躬而往焉餘皆往蹇而弗

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其庶幾乎

解動乎險外出險散否之時也小人為險君子乃

否小人既退君子乃振故六五象曰君子有解小

人退也是故天地否散雷雨並興聖賢否散慶施

遂行武王發粟散財其有解之時也矣

損山澤通氣艮為山兌為澤其潤上行取下資上之時也

夫陽實也陰虛也下卦二陽上卦二陰取陽資陰

以實益虛者也虛者反實則實者反虛矣然則下

者上之本本固則邦寧今務於取下乃傷其本矣

危之道也損之有時民猶說也兌為說損之無時澤

將竭焉兌為澤故曰川竭必山崩此之象也無他下

涸而上枯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斯之謂歟

益剛來而助柔損有餘而補不足上卦陽多故曰有餘下卦陽少

故曰自上下惠下之時也天道下濟品物咸亨聖人

下濟萬國咸寧益之為道大矣哉然則益上曰損

損上曰益者何也夫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



也是故謂之損損上則益下益下則固其本也是  
故謂之益本斯固矣榦斯茂矣源斯深矣流斯長  
矣下之益上則利有竭焉上之益下則因其利而  
利之何竭之有焉是故木以動也上木涉大川而  
無患雷風與也上風下雷興萬物而無疆明益之道何  
往而不利哉

夫一陰處高而群陽代之以大制小以正黜邪之  
時也時皆剛正柔佞豈得而據乎夫君子道微之  
時法令常密而或失之者何也內有小人也小人

道微之時法令常顯而無忌者何也內皆君子也  
此卦一柔而乘五剛危可知矣五剛而決一陰易  
可知矣故揚于王庭而不忘賞罰明行之際歟舜  
舉八元而去四凶此其時矣

萃澤處於地

兌為澤  
坤為地

其流集矣上說下順其義親

矣物情和聚之時也土以說臨下下以順奉上上  
下莫不聚乎天地亨而萬物以類聚大人亨而天  
下以義聚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豕  
言剛中而應者取其上下相應以成萃聚之義而



已若夫萃天下者豈私其應哉必也以虛受人然後能萃其天下故九五以大人之位而匪孚者以其應之於一不能盡天下之誠惜哉無私則至矣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時也夫高以下為基本始生於地中其舉遠矣聖人日躋其德而至于大寶賢者日崇其業而至于公圭以順而升物不距矣故爻無凶咎初則大吉二則有喜三則無疑四則用亨五則貞吉惟上六極而猶升則為冥昧若能知其消息猶可為利故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困水在澤下澤方竭焉其道不加於物君子困窮之時也夫水者浸於外而後施於物今伏於其內何施之有是則川澤竭而伏其流君子困而隱其道困於險而不改其說坎險也其惟君子乎能固窮而樂道哉苟不安其困欲尚口而去之窮斯甚矣知此時者卷而懷之極然後反其困必亨故曰困亨夫子之於陳蔡也豈其憂乎

井木為泉之底井道治而其施外彰君子居德遷



惠之時也夫井居其地而不可改其泉之出也無所不利君子居於德而不可移其惠之遷也無所不仁唯井也施之而不窮存之而不溢惟德也常施於人而不見其虧獨善於身而不見其餘故曰井德之地不其然乎

革水火相薄變在其中聖人行權革易之時也夫澤有水則得其宜今澤有火是反其常矣天下無道聖人革之以反常之權然而反常之權天下何由而從之以其內文明而外說也

內卦文明以此外卦兌說

之文明易彼之昏亂以天下之說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無道此所以反常而天下聽矣其湯武之作耶苟道德不去雖湯武日生當為天下之助何反常之有焉

鼎以木順火鼎始用焉聖人闢基立器之時也夫天下無道聖人革之天下既革而制作興制作興而立成器立成器而鼎莫先焉故取鼎為義表時之新也湯武正位然後改正朔變服章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務其此之時歟故曰革去故而鼎取新



聖人之新為天下也夫何盛焉莫盛乎享上帝而  
養聖賢也享上帝而天下順養聖賢而天下治不  
亦盛乎

震雷相從而興威動萬物內外皆震君子心身戒  
懼之時也萬物震其道通焉君子震其德崇焉君  
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慎其始則百志弗違於道  
懼於身也進退不履於違則百行弗罹于禍故初  
九震來而致福慎於始也六二震來而喪貝履於  
危也六二乘剛夫震者長子之道也長子有威驚遠而

懼邇然後能主宗廟之器而祭祀不輟也夫

艮山相當而各止其所內外不相與

六爻皆無應

上下

靜止之時也天地動而萬物生日月動而晝夜成

聖賢動而天下亨今其止者君子理不可動之時

也故此卦無元亨貞之德者以其道不行焉然止

之為道必因時而存之若夫時不可進斯止矣高

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縱斯止

矣止得其時何咎之有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君子其孰能與於此



乎

漸山止生木日益其高君子漸進之時也夫內止而不躁外巽而不爭以斯而進不亦漸乎長女得位乎其外故曰女歸吉然則女生而知其嫁也必漸而及時然後有歸焉君子學而知其仕也必漸而成德然後有味焉故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乾陽漸進而至于在天坤陰漸進而至于堅冰天地不能踰而况於人乎苟內不止而躁外不巽而爭則失漸之道犯時之忌豈正邦之有焉

豐文明以動無往不亨王道開大之時也夫雷電之至隱者彰而否者亨聖賢之造困者通而幽者顯於是制乎禮以序天下之倫作乎樂以興天下之和物物昌而無不大也是以謂之豐然則日之動也下離日也豐于正中焉文明之動也上震動也豐于皇極焉過乎正中日斯是矣過乎皇極文明虧矣故曰宜日中進於大而戒於盈也不忒哉

旅火麗山而不久其處君子羈旅之時也君子羈旅之時處無其位何能與物大通然則內止而不



動于心外明而弗迷其往以斯適旅故得小亨而  
貞吉夫旅人之志卑則自辱高則見嫉能執其中  
可謂智矣是故初瑣瑣而四不快者以其處二體  
之下卑以自辱者也三焚次而上焚巢者以其據  
二體之上高而見嫉者也二懷資而五譽命者柔  
而不失其中者也君子旅之時也道其然乎

巽風從至而物莫之違上下皆順命令宣行之時  
也夫上下弗順雖令不從今上下皆順故可申命  
而行事也若夫巽之為德其失也偽非君子勝之

則入乎柔邪之道矣觀其名雖近於謙焉然則謙

之為體內剛而外柔

謙卦坤外艮內坤柔而艮剛也

降於禮而不

降於德者也是以亨君子有終巽之為體內外皆  
柔可以行權未可以終義惟五以中正而志行乃  
得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是故謙之六爻皆無  
凶咎巽之六爻則美惡半矣

兌澤重潤而上下皆兌君子推恩敷惠之時也夫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今復重之民說而無疆者也  
勸天下者莫大乎推恩而敷惠則順乎天應乎人



而王道亨不然者反此若夫威以先民民重其勞  
威以犯難民重其死故周文為臺而人謂神靈者  
忘其勞也楚子下令而人如挾纊者忘其死也然  
則說之為德其失也佞上下皆說之時必内存其  
剛正然後免佞之情故曰說以利貞

說 四德說

易有說卦所以明其象而示其教也卦有四德曰  
元亨利貞雖文言具載其端後之學者或未暢其  
義故愚遠取諸天近取諸物復廣其說焉夫元者

何也道之純者也於乾為資始於坤為發生於人  
為溫良為樂善為好生於國為行慶為刑措於家  
為父慈為子孝為嘉穀為四靈其迹異其道同統  
而言之則善之長也夫亨者何也道之通者也於  
天為三辰昭會於地為萬物繁殖於人為得時茂  
勳於國為聖賢相遇為朝覲會同為制禮作樂為  
上下交泰於家為父子為夫婦為九族和睦於物  
為雲龍為風虎為魚水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  
則嘉之會也夫利者何也道之用者也於天為膏



雨於地為百川於人為兼濟於國為惠民為日中  
市於家為豐財為富其鄰於物為騶虞為得食雞  
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義之和也夫貞者何也  
道之守者也於天為行健於地為厚載於人為正  
直為忠毅於國為典則為權衡於家為男女正位  
為長子主器於物為金玉為獬豸其迹異其道同  
統而言之則道之幹也行此四者之謂道述此四  
者之謂教四者之用天所不能違而况於人乎况  
於萬物乎故君子不去也天微四德天道不行地

微四德坤儀不行人微四德則無令名國家無四  
德則風教不倫物無四德則祥瑞不生惟乾坤之  
德統其四者焉餘卦則鮮克備矣惟聖人體乾而行  
後之希聖者亦鮮克備矣堯舜率天下以仁乾元  
之君也湯武應天順人開國除亂履其亨而闡其  
利者也夏禹治水乾之成功幹其事者也體其元  
而兼其三者堯舜也歟後之人孰能生知宜乎跂  
踵而勤行矣處必親仁元之基也動能俟時亨之  
始也進思濟物利之方也守誠不回貞之道也四



者未能兼行則出乎彼而入乎此出乎此而入乎  
彼周旋進退不離四者之中如是則其殆庶幾乎  
論 帝王好尚論

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  
欲而民自富我無事而民自樸此則述古之風以  
警多事之時也三代以遠異於太古王天下者身  
先教化使民從善故禮曰人君謹其所好惡君好  
之則民從之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上好  
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由此

言之聖帝明王豈得無好在其正而已堯設敢諫  
鼓建進善旌舜好問而成至化禹拜昌言而立大  
功湯五聘伊尹文王躬迎呂望周公握髮吐哺以  
待白屋之士鄭武公好賢而詩雅歌之燕昭王築  
臺募士而智者歸之斯聖賢好尚如是之急也桀  
紂好利欲不好諫諍而天下亡秦好兵刑不好仁  
義而天下歸漢隋煬帝好逸豫不好恭儉而天下  
歸唐使桀紂好諫諍秦好仁義隋煬帝好恭儉豈  
有喪亂之禍哉



選任賢能論

王者得賢傑而天下治失賢傑而天下亂張良陳平之徒秦失之亡漢得之興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唐得之興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書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咨後人其勤求人材如是之急也然則求之之道不可一端臯陶贊禹曰亦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真偽則可知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其事其人以爲驗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性寬洪而能莊栗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慈愿而恭恪

亂而謹

亂治也有治而能謹

擾而毅

擾順也致果為毅

直而溫

行正直而

氣溫

簡而廉

性簡夫而有廉隅

剛而塞

剛斷而實塞

彊而義

無所

屈撓動必合義

彰厥有常吉哉

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

孔子之門人目以四科一曰德行謂顏淵閔子騫

也

顏淵聞一知十

二曰政事冉有季路也三曰言語宰我

子貢也

子貢使於諸國而不辱君命也

四曰文學子游子夏也經緯

天地曰文禮樂典章之謂也游夏能述之者也

此所謂求人之道非一端

也又書之說命篇曰旁求俊乂列于庶位是朝廷

庶位惟俊乂是求唐太宗曰天下英雄落吾彀中



語曰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則可與治國家  
安天下愚則可與避怨惡而全一身故聖人以後  
又為得不以柔訥為行如以柔訥為行而寵之則  
四海英雄無望於時矣使英雄失望於時則秦失  
張陳隋失房杜豈不悞天下之計哉

### 近名論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知愛名不如愛其身之親也莊子曰為  
善無近名言為善近名人將嫉之非全身之道也此皆道家之訓使  
人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

可動豈為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為教使天下  
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  
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釣以邀文王夷  
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  
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  
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  
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  
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為善近名豈無偽邪臣請  
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本仁名三王身之也躬行仁義



五霸假之也假仁義而求名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

### 推委臣下論

天生兆人得王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臣請辯之夫執持典禮修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內養萬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脩方畧威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觸縉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



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  
歛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  
之也若乃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  
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明  
之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注云制之  
由君也

晉委三卿

趙文子韓宣  
子魏獻子

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

此三家矣後果分晉為三國漢高祖招納群英有  
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于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  
獨委霍光又獨委王鳳至于王莽皆有大禍西漢

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  
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于宦官故姦  
雄競起以去惡為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晉委  
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  
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  
良天下憤怨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為相而天下大  
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其任仍復委  
之林甫奸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  
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為矣言



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關嚮闕而明皇不知一旦喪  
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  
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擢十人  
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于下矣如此則數年之  
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上從其  
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  
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  
矣此明皇之失為後代之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  
采人采人為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

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  
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覬覦者衆  
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才讒嫉者衆必先時以辨  
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  
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  
不可輕授於人僉諧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  
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日聰明  
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屏煩細  
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



者記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畧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寘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爭為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于下而柄歸于上始可以言無為矣猶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搢紳無敢慢者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駁司使制勅無得悞者此又推委無為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意逸豫孜孜於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於下雖有爵祿不足為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為上之威矣



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  
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心  
天下謂之大雅冠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  
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  
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  
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  
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然端  
言方行回邪忌之故嘗避權臣之禍歸陽翟山再  
起會真宗不豫中外為憂萊公將奮大計正前星



於壯辰引太陽於少海公預宏議就高文間弗克  
行既終而今上知之乃下詔追悼贈禮部尚書謚  
曰文今觀公之真而為讚云嗚呼楊公兩朝清風  
盛乎斯文直哉厥躬端者我遊邪者我仇霖雨不  
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真雍雍哲人吾不知乎為之  
仙為之神

道服讚

平海書記許兄製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潔其身  
也同年范仲淹請為讚云

道家者流	衣裳楚楚	君子服之	逍遙是與
虛白之室	可以居處	華胥之庭	可以步武
豈無青紫	寵為辱主	豈無狐貉	驕為禍府
重此數師	畏彼如虎	旌陽之孫	無忝於祖

頌

皇儲資聖頌并序

臣聞聖人之作易也以言乎離則大人有繼明之  
體以言乎震則元子有主器之威何則體以繼明  
而萬邦乂照威以主器而七廟大寧其况登監撫



之期資聖神之政者哉國家興皇統紹僊源寶葉  
茂昌靈根善固皇祖之功也神武不殺天開八際  
皇宗之德也文明以健景臨萬有聖上妙體乾元  
光御人極應上真之道撫大寶之運華親肅睦美  
俗昭明尚周文之文而百官懋德不漢武之武而  
四夷懷恩於是覽神洛以朝先因心之至也啟帝  
符以升中動天之著也如報厚德於汾壤款大道  
於亳宮表開聖之都揭降清之館鴻名盛則皇哉  
休哉曠代不舉者吾皇富有焉然猶清淨戒豫恭

默思高觀妙自然播芳無外璿樞麗正物有戴天  
之安金鑑疑明人咸抱日之景若夫道德之奧仁  
義之醇禮樂之和刑政之清無得名矣又盡善矣  
功成功矣事無事矣聖子神孫其法象之矣居一  
日羨三公登東塗皇帝若曰眷惟元子萬邦重器  
道心之微必究王業之難必知性習惟其初左右  
惟其賢爾周爾召往師傳焉講善體政欲有觀焉  
三公相與而進曰惟皇之嗣惟天之授生而神靈  
幼而岐嶷而復累藩邸踐儲副奉見清廟載禧圓



丘固當輔聖克家佐天理物也矣皇太子乃夕惕  
欽命未明而興儼觀東朝齊立西面與夫股肱優  
老羽翼令人講皇帝之風參天人之理遐燭安危  
之轍眇窮得失之源曷嘗不力仁而民懷作德而  
祥降於是消息乎九範經營乎五典與治與亂警  
策而弗迷惟時惟幾佩服而深諭此道心之微也  
蓋究祥於妙慮其於中外之務光大之政則賢必  
尚爵功必厚祿謀一令思以敷天下之枯議一賞  
思以起天下之善舉一刑則必悵然有不忍之心

暴何端而興矣接一士則必慷然有好直之心佞  
何階而進矣天下欲以富利而弗奪也欲以壽養  
而弗傷也欲以固信而弗欺也欲以安靜而弗擾  
也期于無盜責之于衣食期于無刑求之于禮義  
禮義既克熟而成風然後天下熙熙而遂樂也無  
窮然則上世聖賢未嘗不勉而後至慎而後寧故  
書曰勗哉庶其至矣詩云戒之慎之保其寧矣此  
王業之難也豈徒知之固以輔而能之矣若性習  
左右可得而言聰哲自天誠明見志其始也后稷



玩於播殖仲尼戲於俎豆爰發五勝之辨寔宣三  
正之方今乃琴誦成文典書在御入則有保出則  
有師太傅居前少傅居後而能幹蠱天家代工王  
室美四方之事資萬機之聖職者曰正斯嗣也明  
斯德也由斯道也天意人事章章乎豈符讖而後  
著也惟聖源深長天道輔相歟非天私我有宋惟  
天祐于一德昔陶唐氏之與舜也歷試諸難三十  
載而克德益明天下益治今斯時也然奚若吾君  
之嗣之美矣君子有言曰巍巍乎皇之有成功也

哉郁郁乎嗣之有成德也哉樂聖者係之頌云  
粵自黃靈爰及炎宋巍巍天造繇繇帝統神武之  
祖文明之宗元基不拔盛業來重我后御極吾民  
敏德盛節交舉庶彙咸殖萬邦作孚百神受職允  
也時雍何哉帝力王假有家迺建承華三善靡忒  
二對何嘉日光月輪山輝海潤相見乎離蓋取諸  
震帝均其勤撫國監軍天受英晤日彰溫文乃左  
乃右惟仁惟舊稼穡斯憂艱難思究授人惟才進  
人惟德刑也以薄思也以直屈者其伸勞者其逸



文正公集 卷之六 五七  
言思逆耳道務前膝王振金相英聲茂實絲若壽  
域熙如春臺守之而已仁遠乎哉天業昌兮天家  
光兮聖有嗣兮明無疆兮皇心之寧兮黔首之康  
兮祖宗之靈兮子孫之長兮金石在廟兮頌聲洋  
洋兮

泰州張侯祠堂頌

生祠民報德也制置公本汝穎之奇以文武事朝  
廷為勲臣於四方而嘗戰守秦塞制勝非一招降  
屬寇全活甚衆撫南夷以久遠俗使北疆以尋大

信光華之命所嚮凝績天禧中國家以鹽鐵饋運  
之計重於東南命公領之于茲八年公夙夜不懈  
闕政咸舉初淮浙之間鹽民告困海利云剝公請

振崇泰楚三郡亭人歲增課數十萬石

三郡鹽課  
虧者十年

公訪其利害請加買直蠲積  
負行數事以蘇之課乃大增興杭秀海三郡鹽場

歲入課四十萬石又嘗蘇秀間太湖漲溢害于南  
田公請導入于海復租六十萬石白沙郡大江之  
北有灣數里風濤為險舟楫不利公於是開長蘆  
西河以濟之又高郵之北漕河屢決阻我糧道破



我農畝公於是作堤二百里旁置石限平其增損  
以均灌漕焉惟茲海陵古有潮堰舊功弗葺驚波  
存至鹽其稼穡偃其桑梓此邦之人極平其否公  
堅請修復乃與厥功橫議囂然僅使中廢公又與  
轉運使胡公再列其狀朝廷可之仍許兼領是郡  
以觀厥成起基於天聖二載之秋畢工於六載之  
春既而捍其大災蠲其積負暮月之內民有復諸  
業射諸田者共一千六百戶將歸其租者又三千  
餘戶

海陵民因朝之患而倚閣其租者三千餘戶  
天聖四年勅依制置司奏候堰成日定奪今

漸復撫之育之以簡以愛優優其政治于民心於  
是請肖公之像以奉于祠期子孫之不忘乎秉筆  
者故作頌焉

我公雄傑經制楚越鑿洞毛髮誠揭日月建利除  
孽代天工發海陵嗷嗷古防弗牢萬頃良膏歲凶  
於濤民焉呼號不粒而逃公聞憐怛廼按廼察草  
奏屢達狂議四遏心過金鐵對天不奪宸聽既聰  
宰謀既同展矣張公協力諧忠兵民交克興防之  
功盤盤偃偃百里而遠雲壘不散山亘不斷如天



作限奠萬家產朝以公賢兼于蕃宣傷者我全疾  
者我痊逋亡幾千咸復于田公義不爽欲報彌廣  
建牙列壤將有攸往衆圖其象以永瞻仰列星之  
精列嶽之靈儀焉亭亭神焉熒熒居千百齡此邦  
鎮寧既寧既聚濤莫我苦比比牖戶鱗鱗場圃而  
翁而豎于歌于舞天子穆清諸侯經營民兮樂成  
穀兮登盈作為頌聲告于神明

述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天聖紀號之六載樞密留守侍郎齊郡公以東朝  
舊德右弼上賢將啓秉鈞之猷尚圖分政之任善  
下成乎江海養浩充乎天地誠明之際無隱不及  
居一日曰祖宗之都儀刑萬邦道德之所興禮樂  
之所出風化不作四方向仰哉乃首訪膠庠躬省  
弦誦敦六籍以恢本發四科以彰善於是人樂名  
教復鄒魯之盛士為聲詩登周召之美既而丘園  
初秀闕闕令嗣拳拳允集濟濟如歸沛國朱生世  
嚴冠冕幼苦霜露憫先構之將墜忽中陵之見育



公特命就學果知向方豹以革而有文鴻亦漸而無咎公又嘉其遷善以從道而名焉仍命字之云在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言能體中而行特從於道以斯而復君子之象請字曰復之庶左右於名矣然則道者何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由道之謂也臣則由乎忠子則由乎孝行已由乎禮制事由乎義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將從之乎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而明之中而和之

揖讓乎聖賢蟠極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於心而後可言焉朱生其拜公之命勉之哉抑文與學者道之器也以君子乘之則積而不敗不以君子乘之則滿而致覆朱生其拜公之命慎之哉嘻子未預於教也弗學而志窮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昧焉而弗見其寶汨焉而莫朝于宗子既預於教也克學而神晤如金之在鑄如驥之方御躍焉可成乎美器騰焉可致乎夷踞者也淹觀士人中有青衿詩書素髮畎畝名不登縉紳之議目弗



接軒冕之姿彼何不遇之甚哉朱生進德有漸屬  
文未幾始登庠序之列迺被巖廊之知此何遇之  
甚哉繫爾門之濟美歟抑我公之善教歟論者曰  
公之旨也豈徒正爾之名蓋將成爾之德激清學  
校騰休都邑俾夫多士聳善庶邦成流格美俗於  
詩書被頌聲於金石致我宋之文炳焉復三代之  
英抑公之盛德乎朱生振迹於盛德之下發名於  
善教之始何必申繻之劇論豈異夫子之榮褒者  
哉當夙夜懷之不墜我公之令訓也其庶幾乎

范文正公集卷之七

宋范仲淹希文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序

太清宫九詠序

譙有老子廟唐為太清宮地靈物奇觀者駭異歷  
代嚴護景槩所存若靈溪渦河九龍井左細丹生  
昇天檜皆附于圖籍發乎詠歌而風人之才難其  
破的余友曼卿將命斯來實董宮事嗜道之外樂



乎聲詩覽靈仙之區異其人物益以宮題而成九  
詠觀其立意皆鑿幽索秘破堅發奇高凌虹蜺清  
出金石有以見詩力之雄哉文以氣為主此其辨  
手矧夫人託文而志深物乘文而名遠如揚子雲  
之綿竹王文孝之靈光孫興公之天台皆揮藻一  
時騰照千載者矣戲彼物也庇聖賢之居而能長  
父後果動君子之風雅以發乎名矧人也庇聖賢  
之道則能高明果亦動天下之頌聲以揚其烈覽  
之者得無起歎高平范仲淹序

### 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

漸典姑蘇郡一日有吳僧定惠大師宗秀者發龍  
山渡松江駐錫于門出致政侍郎安定公本道計

使太原公二書偕曰師往無他有朝中送行詩請  
為序引以示方來爾漸既不得謝乃叩其端師自  
言生不血茹七歲持佛事隱于靈巖多歷年所晚  
歲游名公之門然亦未嘗及利天聖中大丞相東  
平公清河公憐其舊奏賜紫方袍號定惠乃告歸  
故山又以詩寵之既而薦紳先生咸有贈章將勒  
堅珉期於不墜漸感其說志其事且知上人之隱  
盛於吾儒之隱遠矣士有氣吞芝蘭才奔風雲精  
貫乎天人神馳於古今燭治亂興亡之機席法度



教化之倫道通巖廊跡墜林壑遺沒於麋鹿之群  
者衆矣如近代之陸龜蒙陳陶今朝雍丘邢敦錢  
唐林逋或執節堅介或放詞雅遠皆四方之聞人  
柰何道未信於三公名不熟於天子及其收遺文  
旌隱志而始惜其難得斯天下義士為之長太息  
矣豈如金僊之流而人懷慕謝絕堂構長揖軒冕  
來則談空實相號天人師去則指霞嶺嘯風林天  
子有賜三公有贈斯以見上人之隱盛於吾人之  
隱遠矣必也均是光輝以及考槃之際則聖朝無

負於隱君子也矧將有取焉子夏曰主文而誦諫  
蓋風人之職也序詩者敢有二事時景祐二年五  
月八日尚書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序

大子賓客謝公夢讀史詩序

公清淨而文出入朝廷三十年語默仁義進止於  
青雲之衢徐徐如也自尚書郎領侍御史知雜事  
日轉戰于寵辱之場者或勝而夸或殆而悲乃嘆  
曰吾病矣不敢進寸而退尺求為會稽郡及還又  
請知西臺因分務於洛下朝廷高其意累遷至東



宮三品悉屏去外慮於筆硯歌詩素所耽嗜亦不復為曰方逸我以老也數年間惟日看舊史一編以代賓話爾無何先徹樂之前一日因寢覺記事中所得詩一章召其孫景初錄焉他日士大夫求觀之仰其風旨識者謂人之將終神鮮不睽公於是時乃有正夢特歌周孔之仁義能又澤於吾民以公生平之心蹈於斯誠於斯故精義存存著於神明而不亂矣今而後知傳說騎箕尾而為星者至精之適亦何怪哉其詩曰

百年竒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浸生民

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仲自丹陽移領會稽首途之日過邵餽逸人溪齋因話照湖事逸人曰客有自江夏寄唐人許鼎所撰祖先生墓誌頗言賀監之異出而示予辭精理遠徐常侍鉉為之別序既抵郡訪天長觀即賀公之舊居也歎其真堂卑陋以甚乃命工度材而新之又刻徐公所序之文以廣遊人之觀采焉時寶



元元年知越州范滂序

述夢詩序

景祐戊寅歲滂自鄱陽移領丹徒郡暇日遊甘露寺謁唐相李衛公真堂其制隘陋乃遷於南樓刻公本傳于其側又得集賢錢綺翁書云我從父漢東公嘗求衛公之文于四方得集外詩賦雜著共成一編目云一品拾遺衛公有一品集姑臧集西畧代叛志其間有浙西述夢詩四十韻時元微之在浙東劉夢得在歷陽並屬和焉愛其雄富藏之

褚中二十年矣願刻石以期不泯仲觀三君子之

詩嗟其才大名高俱見咎於當世李遇武宗獨立

不懼經制四方有相之功雖姦黨營陷而義不朽

矣元初以才進拜拾遺歷御史府無所畏避為執

政所困者久之及天子召用書詔雅遠甚有補益

之風至於與晉公相失而姦人乘之謂元欲刺裴

劔則無狀然一疾正人其光墜地惜哉劉與柳宗

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

述而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



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  
道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  
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悟俱文珍輩又絕韋臯私  
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會順宗病篤臯  
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之謀而行  
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  
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  
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疵而廢人之業也  
因刻三君子之詩而傷焉至於柳呂文章皆非常  
之士亦不幸之甚也韓退之欲作唐之一經誅姦  
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故  
書之

尹師魯河南集序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醜迭變代無窮  
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  
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  
最盛懿僖以降以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  
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



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揚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為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其深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

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寘之文館尋以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為陝西經畧判官屢更邊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涼日貸公食錢于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拜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荅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共當捐俸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



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  
遂隱几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  
是剛決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  
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  
則有永叔為之墓銘稚圭為之墓表此不備載噫  
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為文章亦未嘗編  
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  
也故序之

### 唐異詩序

皇宋處士唐異字子正人之秀也之才之藝揭乎  
清名西京故留臺李公建中時謂善畫為士大夫  
之所尚而子正之筆實左右焉江東林君復神於  
墨妙一見而歎曰唐公之筆老而彌壯東宮故諭  
德崔公遵度時謂善琴為士大夫之所重而子正  
之音嘗唱和焉高平范仲淹師其絃歌嘗貽之書  
曰崔公既沒琴不在茲乎處士二妙之外嗜於風  
雅探幽索竒不知其老之將至一日以集相示俾  
為序焉嘻詩之為意也範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



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雲崢嶸如山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庫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於君下以風於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矢志之人其辭若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觀閔之人其辭怒如孟東野之清苦薛許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哀為主風流不歸皇

朝龍興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於三代然九州之廣庠序未振四始之奧講議蓋寡其或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尚忘己之實吟詠性情而不顧其分風賦比興而不觀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為驕奢之語學步不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悒悒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抱鄭衛之奏責夔曠之賞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觀乎處士之作也孑然弗倫洗然無塵意必以淳語必以



文正公集 卷之七 九  
真樂則歌之憂則懷之無虛美無苟怨隱居求志  
多優游之詠天下有道無憤惋之作騷雅之際此  
無愧焉覽之者有以知詩道之艱國風之正也時  
天聖四年五月日序

說春秋序

聖人之為春秋也因東魯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貶  
大舉賞罰盡在謹聖帝明皇之法峻亂臣賊子之  
防其間華袞貽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  
游夏既無補於前公穀蓋有失於後雖丘明之傳

頗多冰釋而素王之言尚或天遠不講不議其無  
津涯今褒博者流咸志於道以天命之正性修王  
佐之異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三傳房君有元凱  
之癖兼仲舒之學文席之際精義入神吾輩方扣  
聖門宜循師道率屬詞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  
經由此登太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觀奧  
必有人焉君子哉無廢

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余嘗覽釋教大藏經究諸善之理見諸佛菩薩施



廣大慈悲力啟利益方便門自天地山河細及昆  
蟲草木種種善諭開悟迷徒柰何業結障蔽深高  
著惡昧善者多見性識心者少故佛佛留訓祖祖  
垂言以濟群生以成大願所以隨函類衆聖之詮  
摠為大藏凡四百八十函計五千四十八卷錄而  
記之俾無流墜余慶曆初任知政事時西虜背惠  
侵擾邊隅勞師困民以殄兇醜聖人愛民卹士命  
余宣撫河東沿邊居民將士塗中寓宿保德水谷  
之傳舍偶於堂簷罅間得故經一卷名曰因果識

見頌其字皆古隸書乃藏經所未錄而世所希聞  
者也余頗異之啟軸而觀乃十六國大阿羅漢為  
摩拏羅多等誦佛說因果識見悟本成佛大法之  
頌也一尊七頌摠一百一十二頌皆直指死生之  
源深陳心性之法開定慧真明之宗除煩惱障毒  
之苦濟生戒殺誘善祛邪立漸法序四等功德說  
頓教陳不二法門分頓漸雖殊合利鈍無異使群  
魔三惡不起於心萬法諸緣同歸於善余一句一  
嘆一頌一悟以至卷終曾臆豁然頓覺世緣大有



所悟儻非世尊以六通萬行圓明慧鑒之聖則無  
以至此方知塵世之中有無邊聖法大藏之內有  
遺落寶文謹於府州承天寺命僧歸依別錄藏之  
厥後示諸講說高僧通證者達皆未見聞莫不欽  
信後於戊子歲有江陵老僧慧喆見訪因話此頌  
諸聖祕密世所希聞喆傳之於武陵僧普煥處寶  
之三十餘年未逢別本余因求副本正其舛駁以  
示善知故直序其事以紀其因時戊子仲春高平  
范仲淹序

竇諫議錄

竇禹鈞范陽人為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進士登  
第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云燕山  
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人  
多傳誦禹鈞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侃偁僖儀至  
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侃左補闕  
偁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僖起居郎初父禹鈞家  
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  
修行緣汝無子又壽筭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為人



素長者先家有僕者盜用過房廊錢二百千僕慮事覺有一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於臂上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逃禹鈞見女子券甚哀憐之即時焚券收留此女祝付妻曰養育此女及事日當求良匹嫁之及女笄以二百千擇良匹得所歸後舊僕聞之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日夕供養晨興祝壽公嘗因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像前忽於後殿堦側拾得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遂持歸明旦侵晨詣寺守候

失物主須臾見一人泣涕至公問所因其人具以實告曰父犯刑至大辟徧懇至親貸得金銀若干將贖父罪昨暮以一相知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已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與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惻憫復有贈賂其同宗及外姻甚多貧困者有喪不能自舉公為出金葬之由公葬者凡二十七喪親戚故舊孤遺有女未能嫁者公為出金嫁之由公嫁者孤女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與公有

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則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



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自後由公而活族者數十家以至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素儉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宇南構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公咸為出之無問識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

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其遺德先是公之亡祖亡父夢中告以無子及壽數不永後十年復夢其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分又壽促我嘗告汝今汝自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筭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死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祝禹鈞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世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五子八孫皆



貴顯於朝廷後之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祖與竇公故人祖嘗錄於書冊以示子孫為  
法惜其不傳天下故錄以示好善者庶見陰陽  
報應之理使惡者知所戒焉參知政事范仲述

### 賦林衡鑑序

人之心也發而為聲聲之出也形而為言聲成文  
而音宣言成文而詩作聖人稽四始之正筆而為  
經考五聲之和鼓以為樂是故言依聲而成象詩  
依樂以宣心感于人神穆乎風俗昭昭六義賦實

在焉及乎大醇既醜旁流斯激風雅條散故態罔  
存律呂脈分新聲間作而士衡名之體物聊舉於  
一端子雲語以雕蟲蓋尊其六籍降及近世尤尚  
斯文律體之興盛于唐室貽於代者雅有存焉可  
歌可謠以條以貫或祖述王道或褒贊國風或研  
究物情或規戒人事煥然可警鏘乎在聞

國家取士之科緣於此道九等斯辨寸長必收其  
如好高者鄙而弗攻幾有肴而不食務近者攻而  
弗至若以蓬而撞鍾作者幾稀有司大患雖炎炎



其火玉石可分而滔滔者流涇渭難見曷嘗求備  
且務廣收故進者豈盡其才而退者愈惑於命臨  
川者鮮克結網入林者謂可無虞士斯不勤文何  
以至撰述者既昧於向趣題品者復異其好尚繩  
墨不進曲直終非仲淹少遊文場嘗稟詞律惜其  
未獲竊以成名近因餘閑載加研玩頗見規格敢  
告友朋其於句讀聲病有今禮部之式焉別析二  
十門以分其體執叙昔人之事者謂之叙事頌聖  
人之德者謂之頌德書聖賢之勲者謂之紀功陳

邦國之體者謂之贊序緣古人之意者謂之緣情  
明虛無之理者謂之明道發揮源流者謂之祖述  
商榷指義者謂之論理指其物而咏者謂之詠物  
述其理而詠者謂之述詠類可以廣者謂之引類  
事非有隱者謂之指事究精微者謂之析微取比  
象者謂之體物強名之體者謂之假象兼舉其義  
者謂之旁喻叙其事而體者謂之叙體總其數而  
述者謂之總數兼明二物者謂之雙關詞有不羈  
者謂之變態區而辯之律體大備然古今之作莫



能盡見復當旅次無所檢索聊取其可舉者類之  
于門門各有序蓋詳其指古不足者以今人之作  
者附焉畧百餘首以示一隅使自求之思過半矣  
雖不能貽人之巧亦庶幾辯惑之端命之曰賦林  
衡鑑謂可權人之輕重辨已之妍媸也所舉之賦  
多在唐人豈貴耳而賤目哉庶乎文人之作由有  
唐而復兩漢由兩漢而復三代斯文也既格乎雅  
頌之致斯樂也亦達乎韶夏之和臣子之心豈徒  
然耳若國家千載特見取人易方登孝廉舉方正  
聘以伊尹之道策以仲舒之文求制禮作樂之才  
尚經天緯地之業於斯述也委而不論亦吾道之  
志歟時天聖五年正月日高平范仲淹序

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  
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  
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  
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



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  
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  
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  
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  
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  
於名教也仲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廼復其為  
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  
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南京書院題名記

皇宋闢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車塵  
積絃誦風布乃有睢陽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  
文以貴于丘園教育為樂門弟子由文行而進者  
自故兵部侍郎許公驤而下凡若干人先生之嗣  
故都官郎中維樞密直學士綸並純文浩學世濟  
其美清德素行貴而能貧祥符中鄉人曹氏請以  
金三百萬建學于先生之廬學士之子殿中丞舜  
賓時在私庭俾幹其裕故太原奉常博士瀆時舉  
賢良始掌其教故清河職方員外郎吉甫時以管



記以領其綱學士畫一而上真宗皇帝為之嘉嘆  
面可其奏今端明殿學士盛公侍郎度文其記前  
叅預政事陳公侍郎堯佐題其榜由是風乎四方  
士也如狂望兮梁園歸歎魯堂章甫如星縫掖如  
雲講議乎經詠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  
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焉誠以日至義  
以日精聚學為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詞為  
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然則文學之器天成不  
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於時或峻于層雲或深于

重淵至於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  
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博涉  
九流百家之說者蓋多有人焉若夫廊廟其器有  
憂天下之心進可為卿大夫者天人其學能樂古  
人之道退可為鄉先生者亦不無矣觀夫二十年  
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  
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登斯綴者不負國家  
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忘朋簪之善導孜孜  
仁義惟日不足庶幾乎刊金石而無媿也抑又使



天下庠序視此而興濟濟群髦咸底于道則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戚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人中絕德至行高尚不仕如睢陽先生者當又附此焉

### 清白堂記

會稽府署據卧龍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萊閣閣之西有涼堂堂之西有巖焉巖之下有地方數丈密蔓深叢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而闢之中獲廢井即呼工出其泥滓觀其好惡曰嘉泉擇高年吏問

廢之由不知也乃高而澄之三白而後汲視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淵然丈餘綆不可竭當大暑時飲之若餌白雪咀輕冰凜如也當嚴冬時若遇愛日得陽春溫如也其或雨作雲蒸醇醇而渾蓋山澤通氣應於名源矣又引嘉賓以建溪日注卧龍雲門之茗試之則甘液華滋說人襟靈觀夫大易之象初則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終則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謂乎又曰井德之地蓋言所守不遷矣井以辨義蓋言所施不私



矣聖人畫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愛其清白  
而有德義為官師之規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構  
亭于其側曰清白亭庶幾居斯堂登斯亭而無忝  
其名哉寶元二年月日記

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  
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  
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  
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

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  
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  
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霏雨霏霏連  
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  
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  
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詭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  
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  
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  
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



文正公集 卷之七  
三十一  
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  
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  
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廟  
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  
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  
六年九月十五日

邠州建學記

國家之患莫大於乏人人曷嘗而乏哉天地靈粹  
賦于萬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觀物有秀於類者曾  
不減於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於古歟誠教有  
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興乎庠序  
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並用此  
道以長養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  
安斯明著之效矣慶曆甲申歲予叅貳國政親奉  
聖謀詔天下建郡縣之學俾歲貢群士一由此出  
明年春予得請為豳城守署事之三日謁夫子廟  
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予曰奉詔建學其材出於



諸生備矣。今夫子廟隘甚，群士無所安，因議改卜于府之東南隅地，為高明遂，以建學并其廟，遷焉。以兵馬監押劉保節度推官楊承用共掌役事，博士朝夕視之。明年夏，厥功告畢，增其廟度，重師禮也。廣其學宮，優生員也。談經於堂，藏書於庫，長廊四迴，室從而周，惣一百四十楹，廣廈高軒，處之顯明。士人洋洋其來如歸，且曰：吾黨居后稷公劉之區，被二帝三王之風，其吾君之大賜，吾道之盛節，歟！敢不拳拳服膺，以樹其德業哉！予既改南陽郡。

博士移書請為之記。予嘗觀易之大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謂其道未通，則畜乎文德，俟時而行也。在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謂相說之道必利乎正，莫大於講習也。諸生其能知吾君建學聖人大易之旨，則庶幾乎故書之。

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

師錢塘人也。姓仲氏，名善昇，十歲出家，十五通誦法華經，十七落髮，受具戒。客京師三十年，與儒者游好，為唐律詩。且有佛學天禧中詔下僧錄簡長。



等注釋御製法音集師預選中書畢詔賜師名遂  
還故里公卿有詩送行師深於琴余嘗聽之愛其  
神端氣平安坐如石指不纖失微不少差遲速重  
輕一一而當故其音清而弗哀和而弗淫自不知  
其所以然精之至也予嘗聞故諭德崔公之琴雅  
遠清靜當代無比如師則近之矣康定中入天竺  
山居日觀庵曰吾其止乎不下山者十餘年誦蓮  
經一萬過皇祐元年余至錢塘就山中見之康疆  
精明話言如舊一日遣侍者持書謝余曰吾願足  
矣將去人世必藏于浮圖之下願公記焉又一時  
侍者來告曰師化矣其門人中霑等葬師于塔復  
以師之言求為之銘銘曰  
山月亭亭兮師之心山泉泠泠兮師之琴真性存  
兮孰為古今聊志之兮天竺之岑



范文正公集卷之八

宋范仲淹希文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奏議

奏雪張亢

咸平六年

臣昨日見樞密院進呈張亢所奏曾將公用錢回  
易到利息買馬及交鈔乞與遊索之人自甘伏罪  
乞不追究遊索之人取旨下燕度結案聞奏臣伏  
覩編勅指揮若將公使錢回易到別物公用但不



入已更不坐罪其張亢所奏二事若未有發露乃是自首繼已發露亦不入已合該上項編勅指揮臣昨與韓琦在涇州同使公用錢曾為慶州僉判祕書丞馬倩身亡本人家貧親老與錢一百貫文又涇州保定知縣大理寺丞劉襲禮丁父憂家貧起發不得與錢一百貫文又虢州推官監環州入中陳叔度丁父憂家貧無依與錢五十貫文又進士黃通來涇州相看與錢五十貫文並是一面將公使庫錢回易到利息相兼使用即不曾侵使着係省官錢自來邊上有公使錢處為有前項條貫及有回易利息但不入已各是從便使用今來若依編勅施行則張亢自首與遊索人錢不曾入已又是燕度元勘外事節朝廷自可指揮不須却送入案兼恐追尋元遊索之人或在遠方何時結絕若不用上件編勅指揮則臣與韓琦亦有上件與人錢物罪狀須至自劾昔人有言曰法者聖人為天下畫一不以貴賤親疎而輕重也伏望聖旨送樞密院依詳編勅及將臣與韓琦用錢事狀并張



文正公集 卷之八  
亢所奏二事一處定斷以正典刑

辯滕宗諒張亢

咸平六年

臣聞議論太切必取犯顏之誅保任不明豈逃累已之坐彛典斯在具寮式瞻臣自邊陲誤膺獎擢授任不次遇事必陳竊見故監察御史梁堅彈奏滕宗諒於慶州用過官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必是侵欺入已及邠州宴會并涇州犒設諸軍乖越不公至聖慈赫怒便欲罷去臣緣在彼目擊雖似過當別無切害不曾有一兵一民詞訟至於

處置邊事亦無踈虞臣遂進諫乞聖慈差官勘逐具與辯明未銷挫辱恐誤朝廷賞罰又有上言張亢驕僭不公臣亦乞根勘辯明或無深過如有大段乖越侵欺入已臣甘同受貶黜臣所以激切而言者非滕宗諒張亢勢力能使臣如此竭力也蓋為國家邊上將帥中未有曾立大功可以威衆者且遣儒臣以經畧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殺之權使彈壓諸軍禦捍大寇不使知其乏人也若一旦以小過動搖則諸軍皆知帥臣非朝廷腹心之



人不足可畏則是國家失此機事自去瓜牙之威  
矣唐末藩鎮多殺害逐去節度使於軍中自立帥  
臣而當時不能治者由帥臣望輕易於搖動之故  
也今燕度勘到滕宗諒慶州一界所用錢數分明  
並無侵欺其毀却涇州前任公用曆勘到干連人  
只稱有送官員等錢物亦不顯入已又是元彈奏  
狀外事件所有張亢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  
還納訖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銀却留錢物准還皆  
無欺隱之情其餘罪狀多未據實其干連人當盛

寒之月久在禁繫皆是非辜若令燕度勘問二人  
既事非確實必難伏辯或逼令認罪又是陛下近  
臣不可辱於獄吏或至錄問有辭即須差官再勘  
其合干人當轉不聊生兼邊上臣寮見此深文謂  
朝廷待將帥少恩於支過公用錢內搜求罪戾欲  
陷邊臣且塞下州郡風沙至惡觸目愁人非公用  
豐濃何以度日豈同他處臣寮優游安穩坐享榮  
祿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知其艱苦豈可  
使獄吏為功而勞臣抱怨臣欲乞聖慈據燕度奏



到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齋去取問滕宗諒  
張亢如實是已犯便仰承認當議量情親斷如別  
有緣由亦具分析聞奏候到見得別無枉抑便可  
取旨斷遣如有異同即乞朝廷別選官勘鞫免致  
冤滯其干連人且乞指揮放出知在臣則已有不  
合保此二人罪狀乞聖慈先賜貶黜免令臣包羞  
於朝受人指笑儻聖慈念臣不避艱辛尚留驅使  
即於河東河址陝西乞補一郡臣得經畫邊事一  
一奏論或補三輔近州臣得為朝廷建置府兵作  
諸郡之式以補安京師臣之此請出於至誠願陛  
下不奪不疑况臣義為外官不知輔弼之體本是  
麤材祇堪犬馬之用若令臣待罪兩府必辱君命  
且畏人言臣無任祈

天望聖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論治道十五事

天聖三年

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  
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  
今臣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



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耻佞人之名慕忠  
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况臣之所言皆聖朝  
當行之事而未知行之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  
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機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  
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  
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  
文章是故觀唐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觀南朝  
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敝  
則救之以質質敝則救之以文質敝而不救則晦

而不彰文敝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  
自救以至於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  
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之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聖  
帝明王之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  
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  
章之道師虞夏之風况我聖朝千載之會惜乎不  
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  
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從風可  
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



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聖人救之以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以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關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亂聖人當

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而節宣方藥之備焉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而有教化經畧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陣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少者未知戰爭之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况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



無耻威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  
為邊患屬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  
好加恩降禮有款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定  
託因細事嘖有煩言猜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  
之至論也今自京至邊並無關險其或恩信不守  
釁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懼而  
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叩澶淵豈必尋  
好未知果有幾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  
前轍察陸贄之讜議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

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畧委之邊  
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群之士試以武事遷其  
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効列於邊塞足備非常其  
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時之安  
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  
於倉卒戰鬪之間拔卒為將豺狼競進真偽交馳  
此五代之前鑒也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  
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其中此聖人居安慮  
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



文正公集 卷之八  
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後授任不以爵祿為恩故百僚師帥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不冒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閣以待賢後得學士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成大化也暨至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我朝崇尚館閣目為清華相輔之材多由此選三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遷出內庭逼居

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也又其間校讐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至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為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員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顏者危緘口者安以集藥石為虛言以陳絲髮為供職三載之後進退



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將  
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惟聖  
意詳之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於世大勲之後  
立賢為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混淆而後大防  
一墮頽波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盈門冠  
蓋塞路賢與不肖例陞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  
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為典故以  
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  
官莫非貪忍之徒絕異孝廉之舉使親民政其弊

如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  
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避衆怨不敢上言遂令仕  
路紛紜祿位填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貪者益礪  
其爪牙廉者悉困於寒餓徒於禮闈之內增其艱  
難壯士惜年數歲一舉廼相奔競至有訟爭而况  
修辭者不求大材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  
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遜職此之由  
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  
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非國家之福也



儻為長久之策則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  
不以謗議為嫌當以治亂為意此國家之福也惟  
聖意詳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  
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  
視君如仇讐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不可恃  
也伏惟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永服  
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典  
刑厚於惻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為  
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耻珠玉之玩罷

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度僧  
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鷄鳴而  
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  
艱難此皇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踈賞罰  
唯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  
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惟聖人行之自  
古帝王與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  
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踈佞臣柔順而易  
親柔順似忠多為美言骨鯁似強多為直諫美言



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疎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臣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夷狄侵國姦邪敗德國侵則害其黎庶德敗則禍起蕭牆乃知姦邪之凶甚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致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為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覩鑾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方之意况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万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為巡幸伏望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髮



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  
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  
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  
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  
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為迂說不  
以淺末為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  
人之至明也臨萬機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  
聰也納群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  
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  
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  
一慮之失也開言路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離  
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機萬  
機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群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  
無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  
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密陳得失未可盡以為實而  
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  
搖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偽而辨  
雖聖鑒之下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王道似此



密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鑒與大臣議論可否  
然後施行儻密奏之言便以為實內降處分一面  
施行則讒譖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為直以詐為忠  
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  
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  
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纖佞恃國恩寵為人  
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政有  
多門伏望聖慈深為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  
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捨

因敢罄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

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

寶元元年

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  
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  
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

嚴邊城實關內

康定元年

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  
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  
三二分若吳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



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沿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中府阨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

所售二三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切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沙一日數戰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保難制之勝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



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  
又與之賦稅而不求速効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  
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  
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  
下深計而緩圖之

責管軍舉智勇

康定元年

臣竊見邊上將帥常患少人今高總嵩纜亡人情  
頗駭恐鎮戎不能守禦却須藉朱觀徃彼朱觀既  
去則廊延路又闕敢勇之將國家奄有四海未必

乏才豈天地生人厚於古而薄於今蓋選之未精  
用之未至今諸軍諸班必有勇智之人多被管軍  
臣僚人員等遞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如朱  
觀元是軍班出身因歷邊任方得將名伏望聖慈  
專督管軍臣僚等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  
一名不以將校長行或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畧出  
衆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則明  
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所貴諸路漸次得  
人不致頻有那移免使戎狄謂大國乏才愈增驕



文正公集 卷之八  
氣况西北二方將帥之關實非細事乞國家常為  
預備早加遷擢

論夏賊未宜進討

慶曆元年

臣聞昨賊界投來山過嘗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  
纔及八萬餘皆老弱不任戰鬪始賊衆深入蓋為  
官軍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  
掩殺彼得其便繼為邊患其虜劫生口牛羊亦不  
曾追奪故安然往來如蹈無人之境今延州東路  
合隄防之處已令朱吉與東路巡檢駐軍延安寨  
其西路亦委王信張建侯狄青黃世寧在保安軍  
每日訓練及令西路巡檢劉政在德青寨張宗武



在政縣密令分布兵馬候賊奔衝放令入界會合  
掩擊若數路並入且併衆力禦敵或破得一處即  
便邀擊別路其環慶路已遣通判馬端往報總管  
司令一如鄜延路設備如此則可以乘勝而破賊  
也今須令正月內起兵則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  
山川險阻之地塞外兩雪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  
傷必衆况鄜延路已有會合次第不患賊先至也  
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饒其勢則易制及可擾其耕  
種之務繼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他虞自劉平陷

沒之後修城壘運兵甲積糧草移士馬大為攻守  
全勝之策非為小利而動如重兵輕舉萬一有失  
將何繼之則必關朝廷安危之憂非止邊患之謂  
也苟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罪也兵法曰戰道必  
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不戰  
可也臣昨於九月末至鄜延路便遣葛懷敏朱觀  
入界掩襲族帳蓋與今來時月不同非前勇而後  
怯今若承順朝旨不能持重王師為後大患雖加  
重責不足以謝天下苟伺春暖舉兵尤未能失策



且元昊稔惡以來欲自尊大必被奸人所誤謂國  
家太平日久不知戰鬪之事又謂邊城無備所向  
必破所以恣桀慢之心侵擾不已今邊鄙漸飾度  
其已失本望况已下敕招携乃族帳首領臣亦遣人  
探問其情欲通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僭中國之  
號而修時貢之禮亦可俯從今廊延是舊日進貢  
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廣天地包荒之  
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  
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先行

攻掠恐未能擒其聚落如白豹之功官軍既退戎  
類復居狼心重報增其怨毒邊患愈滋無時敢暇  
若天兵屢動不立大功必為夷狄所輕臣又近召  
張亢到延州熟議亦稱願與戎人相見於界上臣  
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氣愈怯  
二則恐隔絕情意偃兵末期若施臣之鄙計恐是  
平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  
擇其要害而舉之屯田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  
橫山一帶蕃漢人戶去賊吳差遠漢兵威迫可以



文正公集 卷之八 十九  
招降或即奔竄則是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勝免  
輕舉之失也

上攻守二策

慶曆元年

臣竊觀西事已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  
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  
全盛絕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抄掠賊  
之巢穴復阻河外非奇將不能殲至若寇邊常併  
兵來擾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  
畧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

以剽竊為功既不能大振兵威又不能少分賊勢  
此進討牽制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  
去則勿追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  
無營田必煩遠饋久戍則軍情危殆遠饋則民力  
將竭歲月綿久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末策也臣荷  
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思有所補而才踈迂  
昧終無發明今採邊人而成末議固不敢謂其可  
用亦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議參之擇其可  
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今具下項攻守之議依聖



文正公集 卷之八  
旨指揮交付梁適齋回赴闕者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  
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  
橋三寨阻延州慶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安策應  
迂遠自来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意有據守之謀漢  
兵纔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  
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  
五千鄜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三千涇原路步  
兵九千騎兵一千環慶自過馬步一萬除宮

軍外蕃兵更可十八千人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  
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  
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

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據其地如舊城以

險而增修非守地則別擇要害之處以錢召帶甲  
之兵熟戶強壯兼其士役昨奉朝旨令修緣邊城  
寨臣以兵方穡事將係官閑雜并勸令近上戶  
以雇夫錢散與助土兵士食錢其帶甲兵士翕然  
情願諸寨並以畢工俟城寨堅牢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

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安撫之范全令為麟副使慶州

北都巡檢趙明令為東頭使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  
供奉官柔遠寨都巡檢使



文正公集 卷之八

三十一

明斥候召援兵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西去東谷縣六十里西南柔遠寨八十里

白豹西去柔遠寨十里南去慶州一百五十餘里

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

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

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

軍馬易為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勇決身先者居

其前

王信狄青劉極范全劉貽孫張建侯

可用策應者居其次

任守信

連王遇王文張宗

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隊

武譚嘉震王守恩

張信張忠郭

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

周美張璨李緯楊廊

劉兼濟張繼勳

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

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

燧引戰車行則帶甲兵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

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

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蕃部并就

糴芻粟亦稍足用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

蘆泉一帶蕃部與明珠滅藏相接阻環州鎮戎經

過道路明珠滅藏之居址接賊疆多懷觀望又延

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

馬東渡黃河址入嵐口却西渡黃河倒來麟州策



文正公集 卷之八 三二  
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經過道路

已上三處內廊

府一路臣不魯到彼更乞下本處訪問及畫圖即見山川道路次第也

如取下一處

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為便臣謹議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可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

廩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鞋饋輸滿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人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夷狄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須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趙克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濟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



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嘆臣昨在延州見青澗城  
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  
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  
據畝定課兵獲羨餘中糶於官人樂其勤公收其  
利則轉輸之患必可息矣且使其徙家寨下重田  
利習地勢顧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  
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矣少田處許  
蕃部進納  
荒田以遷資鬪獎  
或量給與價直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與擇  
官員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守愈久

而備愈充雖夷狄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  
所以言假士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之利也  
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中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  
百戰之師以四十萬人之衆困於平城乃約匈奴  
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絕其好而匈奴慮  
變往往犯塞殺戮吏民不勝其酷至於書問傲慢  
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民之故屈已含容不為之  
動孝文即位將軍陳武請議征討以益封疆孝文  
曰兵凶器也雖克所願動必耗病謂百姓遠方何



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未能銷距願且堅兵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實雞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司馬遷以文帝能和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於律書為後代法臣謂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謹議

### 再議攻守

臣切惟國家太平日久而一旦西戎背德陵犯邊鄙公卿大夫爭進計策而未能副陛下憂邊之心且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議卒不能合也臣前至延安所謂復諸寨為守禦之備次則幸其休兵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朝廷以群言之異未垂採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則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丁則安守以東兵



則危臣謂攻遠而害者如諸路深入則將無素謀  
士無素勇或風沙失道或雨雪彌旬進則困大河  
絕漠之限退則有乘危扼險之憂臣謂攻近而利  
者在延安慶陽之間有金湯白豹之阻本皆漢寨  
陷為賊境隔延慶兵馬之援為蕃漢交易之市姦  
商往來物貨叢聚此誠要害之地如別路入寇數  
百里外應接不及則當遠為牽制金湯白豹等寨  
可乘虛取之因險設陣布車橫塹不與馳突擇其  
要地作為城壘則我無不利之虞至於合水華池

鳳州平戎柔遠德靖六寨兵甲糧斛可就屯泊固  
非守備之煩也環州定邊寨鎮戎軍乾興寨相望  
八十餘里二寨之間有胡蘆泉今屬賊境為義渠  
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明珠城藏之族若進兵據  
胡蘆泉為軍壁址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  
又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永洛城亦為之限今策  
應之兵由儀隴二州十驛始至如進修永洛城斷  
賊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勢因以  
張三軍之威也臣謂守以土兵則安者以其習山



文正公集 卷之八 三十一  
川道路之利懷父母妻子之戀無久戍之苦無數  
易之弊臣謂守以東兵則危者蓋費厚則困於財  
戍久則聚其怨財困則難用怨聚則難保民力日  
窮士心日離他變之生出於不測臣所謂攻宜取  
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  
之策可行於其間今奉詔宜令嚴加捍禦觀釁而  
動與鄰道協心而共圖之又覩赦文謂彼無驕動  
則我不侵掠臣恐賊寇一隅遠在數百里外應援  
不及須為牽制之策以沮賊氣至時諸路重兵豈

能安坐如無素定之畫又無行營之備恐當牽制  
之時茫然無措雖見利而莫敢進觀釁而莫敢動  
寇勢愈盛邊患愈深叛亡之人日助賊笑不可不  
大為之謀也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攻術彼寇  
其西我圖其東彼寇其東我圖其西寧有備而不  
行豈當行而無備也所謂備者必先得密旨許抽  
將帥便宜從事并先降空名宣敕之類恐可行之  
日奏請不及臣前曾遣人入界通往宋之問或更  
有人至不可不答如朝廷先降密旨令往復議論



歲年之間當有成事若謂邊將之耻未雪而不欲  
俯就臣恐諸路更有不支其耻益大賊或潛結諸  
蕃并勢合謀則禦之必難且兵馬精勁西戎之所  
長也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不可化干戈  
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此霸王之道也  
臣前知越州每歲納稅絹十二萬和買絹二十萬  
一郡之入凡三十萬儻以啖戎是費一郡之入而  
息天下之弊也



